

## ◇名家

# 学诗渐悟(下)

□李峰

成诗的核心东西;在一点一点朦胧的诗意的素材中,准确地寻找到一个切入点,而这个切入点是具有共同感受特质,又独具新意和慧眼的导入处。它不是神经质的胡乱臆想,而是建立在人类共同感知感受基础上的创新,也所谓有新意、立意新;找到这个切入点后,能从四面八方,调集想像、经验、关联物、现实等,熟练构架诗歌的形态,使一首诗中,有疏有密、有远有近、有具象有抽象、有铺叙有抒情、有哲理有事。仔细端详中,有骨有肉、有平面有立体、有似曾相识有顿然开朗的特征。这不是简单的素材的堆砌,也不是有一两句饱含哲理的东西存在,而是用五个指头,一把能抓起来的一个分行的整体。这样的诗歌,每一句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。虽然有的诗句表面看起来不关联,那是一种深入的诗歌跳跃,不是废话,需要有一定的阅读经验,方能读懂。要达到写诗的“随心所欲”,非一日之功。如同习练书法,必须经过读帖临帖的漫长的过程,必须经过苦心练笔结构书法的过程,必须经过深入理解汉字之美的过程,然后,才能写的得心应手,如行云流水。

## 把诗写“拙”

写诗有技巧,此话一点都不假,但是,诗歌最美的境界或最大的技巧,是把诗写“拙”了。这个道理,如同比喻聪明人“大智若愚”。

好的诗歌,不是靠一些形容词或华丽词藻堆砌而成,相反,这些东西,都是新诗的大敌、大忌。娓娓道来的东西不见得比隆隆震耳发聩的分量轻;从细小处切入的不见得比一开头就高呼口号的效果差;朴实的轻缓的叙述不见得比迫击炮一样发出的火力小。书法中有一种书法叫“丑书”,尽管现在书法界还在大加议论,但我总认为,这种书法也不失为一种状态,这是一种书法的大美。

我们常说的大美至简,在丑书里也有体现。写诗是一种特殊的创造,特殊的艺术劳动,整个过程,需要的是一种灵感的推动。一开始写诗时,每个人都是在找到一个鲜明的主题后,便开始酝酿,同时,也在寻找一些抒情的词语,这些词语大多都在他的阅读范围内,都是一些经验性的惯用的词语。

比如,用月亮比喻爱情,用醉酒表示消愁,用乌云暗示坏心情等等。这样的诗歌,表现出来的都是声嘶力竭、悲悲戚戚,仿佛在展现一些通用物品似的词语,表达的也是一种共性的感情和感觉,都是一种小我的情愫,只能孤芳自赏,内行人读后索然无味,如一具僵尸。艺术的东西要靠打败自我、冲破规矩、穿透平庸,才能有独立风骨的。平平淡淡才是真情,平淡中暗藏深刻的东西,才会有诱人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。对于写诗的人来说,这需要一个艰难的跨越和对自我的彻底否定。在这一点上,我又不承认天才,比如儿童画,幼年时的孩子,天真无邪,一些画画的大胆超凡,想像会让人难以想到。但这些孩子长大后,再画,一定不会再有那种儿童作品,也不可能那些奇特的想像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一些约定俗成的樊篱中。走出来的就是艺术家,留在里面的就是匠人。再说写诗,诗是艺术的语言,而被语言牵制牵着走的诗人,一生写的诗都是一个调调,寡味。反过来,人牵着语言走,甚至语言融化在诗歌里,写出的诗才是好诗。好诗,拙中自有大乾坤。

## 诗的“不知所云”

诗歌的所谓“不知所云”,有两种情况:第一种是写诗的人,诗学基础不扎实,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后,那些抒情都声嘶力竭了,那些大词都用完了,那些主题都写遍了,再也写不出诗来了。然后,开始寻求新的路径。这其中,有的诗人,就开始大量

地读中外著名诗人的作品,对照自己的作品,找寻差距,并对诗学理论进行研究探讨,尝试着新的创作方法。尽管这种探求很艰难,但他们很用功,很专注。这时,悟性好的一些诗人,就会脱颖而出,就会在创作上出现爆发,就会豁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创作境界而一发不可收,步入写诗的井喷状态。悟性差一些的诗人,就开始灰心丧气,甚至不再写诗。即便继续坚持写诗的,进步也很慢很小。这样的诗人里,不可能产生重要的诗人或大诗人。而这时的创作阶段,他们的作品往往是与以往的诗歌出现决裂,甚至判若两人,面目全非。对于读者来说,这些作品已突破惯性的思维,需要重新开启一种诗歌的心智阅读,需要一种固定思维的穿越。因此,很多诗歌作品初读起来有“不知所云”的感觉,多读几遍,深入进去,慢慢也就体会清了。这是一种思维、音像、语言的陌生,属于诗歌的特性,没必要大惊小怪和指责。

但另一种情况就有别了,有的诗人不去沉下心来,深入研读中外名诗和诗学理论,或研究时浅尝辄止,没有学到根本。但他们又怕别人批评他们的作品幼稚、平庸,于是,就开始玩假深沉、玩云山雾罩、玩文字游戏。这样的作品写出来,当然就是很肤浅很寡淡的一个花架子,我认为这是在糟蹋诗歌。这样的不知所云,写诗的人不懂,看诗的人也不懂,导致了一些人对新诗的责骂和误解。

## 诗的“路子”

诗歌写到一定的水准时,才配谈走什么样的路子。如同习书画,先把基础打好,比如临帖、结构、用墨、造型、素描、速写、解剖等等,这都是规定的动作,有些甚至是终身需要锤炼,反复研习的东西。写诗也一样,首先是爱诗,不停地读,不断地看,练出一双火眼金睛,一首诗拿到手里,大致

一看就能看出是不是一首好诗。我有一个文件盒,就是把一些网上或微信上看到的好诗,打印出来,存放在文件盒里,并在盒子上封面上标明《我喜爱的诗歌》。闲暇时,拿出几首来反复品味,细读,总有一些启发和收获。当然,喜爱不喜爱的标准,是我对诗歌个人的理解和评判。这些诗中有名家大家的,也有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作品。也有一些收藏了的诗歌,过一段读时,已感到有一些问题了,便从这个盒子里剔出去。这样,在大量的阅读中,慢慢地就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一个认知标准。

其次是要不断地写,没有量就没有质。当然,这些书写不是简单地机械地进行同质化的写作。每次写作,都是对生命、生活、人生本质的一次感悟,而不是停留在一些惯性思维中的一般认知。长期以往的品读,方能真正领略到好诗的美妙,才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诗歌是个什么样子,也才能理清写诗的思路。从而,渐渐地形成独特的属于自己的诗歌风格和道路。而每个诗人诗风的形成,背后一定有一种理念和理论在支撑,这些东西是属于灵魂性的,伴随着诗人诗风的稳定,根深蒂固。这样的诗人,也才能算是有自己独立诗歌道路的诗。

所谓“知识性写作”与“民间性写作”,只是诗歌评论家眼中的两个概念。如同艺术中的学院派与乡土派。在诗歌的实践中,它们并不是截然无关的,更是对立的。相反,它们是彼此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地存在的。民间性的写作也离不开知识,知识性的写作也不是无中生有。这两种写作形态中,都有非常优秀的诗人和诗歌。如戴祚、欧阳江河,如韩东、于坚。需要警惕的是这两种写作形态中的诗歌文本的极端性。不要把知识性写作等同于知识分子写作,那就是诗人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,封闭起来了,让诗歌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,失去了应有的温度。

事实上,在大量的诗歌实践中,没有绝对的“职业诗人”。因为诗人不是制造诗歌分文文本的机器,而是一些具有对生活、自然、社会有独特认知和抒写能力的人。他们把生命融入诗歌语言中,从而才有精彩的诗歌文本。民间性的写作,也不是要把诗歌写成“口水诗”,那是对民间性的曲解,对诗歌的不敬。民间性是诗歌中的人性,它有人性自带的的光芒。表现在诗歌文本上,它体现的是一种纯粹、干净和温暖,而不是一些简单分行的语言,更不是词语的垃圾。吸取精华,才能使诗歌更加完美。

## ◇人间味道

## 柿子红了

□王静

又是一年深秋时。每到这个季节,上下班路上总能望见火红火红的柿子缀满枝头。

我在山里一所乡镇中学教书,第四个年头了。这天清晨,我去上班,穿过层层叠叠的山,走过弯弯曲曲的路。深秋里,气温越来越低,视野越来越逼仄。唯一能给人温暖的,就是道路两旁随处可见的柿子树,不管是高大挺拔的,还是细小伶仃的,都同样硕果累累。真一片壮观!那沉甸甸的红玛瑙挂满枝头,压得枝丫都垂向地面,仿佛下一刻就会“咔嚓”一声,珠宝散落,满地火红。

偶尔会遇到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在公路边卖柿子。寒风里,他们简单地用木板和砖头搭一个卖货架,上面摆满了柿子,一层一层地像金字塔一样地摆起来,直到最上面只能放一个大柿子;或者是用购物袋装起来,满满一大袋子,整齐地码在简易货架上;还有更随性的,直接摆在地上;有的甚至是直接从树上掰一个枝丫,上面挂满了柿子,颗颗鲜活饱满,仿佛在告诉人们,这就是它的来源之处——大自然。

他们在路边摆摊,从不吆喝,只是静静坐着。偶尔有车子停在路边,车里的人探头问价格,他们便面露笑意,就像介绍珍藏多年的宝贝一样,自豪地夸耀着自己家的柿子。他们拍着胸脯,发自肺腑地告诉你:这货,真的好!

越往山里走,柿子树越多。山里人家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棵柿子树,有的在院子里,有的在路边,有的在田里,甚至你往半山腰一望,都是一片片、一簇簇火红。

这一片片、一簇簇火红,昭示着这里曾经兴旺热闹过去。但如今,山里越来越萧索,即便是枝头鲜活欲滴的柿子,也掩盖不了树下早已荒芜的院落。杂草丛生,院墙坍塌,早已是人去屋空。

十一月的寒风里,漫山遍野灰蒙蒙的,独留枝头点点红。

但总有一些人,他们还留在这里,像十一月枝头的柿子,周围满是萧瑟,却依旧生机勃勃。他们日复一日,春耕夏作,滴汗成雨,在忙碌中等待秋天。除了田地里来自汗水的收成,还有自然的回馈:山楂、枣子、核桃,以及那一个个柿子。

他们守护着自己开垦的这片田地,以及关于这里的记忆。是守护?还是牵挂?也许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吧,他们一直留在这里。

我终于停下来,走到柿子摊旁边。那摊子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妈,脸上皱纹丛生,穿一件灰蓝色灯芯绒上衣,戴一顶黑色针织帽。

见我走来,大妈站起身,顺手拿起一个柿子,龇嘴笑着:“姑娘,尝一个!这个软溜溜的!”

我拿在手里,那柿子软嫩嫩的,光滑的细皮就像兜住了一汪水一样!我小心翼翼地剥开一个口子,黄色的汁水就涌了出来,赶紧“吸溜”一口。

惊艳!这也太好吃了!我来不及说话,惊喜地连连点头。



清代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天球瓶,通高38CM,口径8.3CM,底径12.5CM,国家一级文物,现藏于汾阳市博物馆。



## ◇爱我吕梁·文明印记17

## 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天球瓶

□韩思元

我国的陶瓷发展史上,最具民族特色的青花瓷器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目前发现最早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,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,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,清代青花瓷器在康、雍、乾时期发展到了鼎盛。所谓“青花”,是指应用“钴”这种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,再罩上一层透明釉,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。钴料烧成后呈蓝色,它的着色力强,发色鲜艳,画面明净,烧成率高,呈色稳定不褪脱,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,是高温釉下彩瓷器,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,所有这些特点,是其他瓷器无法与之匹敌的。因青花瓷器的出现,宋代以来争相竞逐的我国南北地区各大名窑,走向衰落。

青花艺术有着无可比拟的沉静之意境。东西方艺术的一个重要分界点,就是西方艺术展现的是一种张扬之美,反映了西方人精神境界所崇尚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性格特征;东方艺术的审美理想是建构在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及“中庸之道”之传统内核基础之上的修身养性,以达到人生的无烦

个小小的“半圆”紧挨着,使辽阔的高原沾上了浓重的生活气息。操着一口亲切的乡音,大娘递过来正宗的馍儿。窑洞窗上红的窗花,映射在大娘红扑扑的脸颊。三五成群的鸡鸣,打盹儿的大黄狗,可爱的孩子,朴实的农民,让人仿佛置身“世外桃源”。黄土高原上的汉子是铁打的钢,黄土高原上的囡囡,是柔里透刚。

靴子踩在扎实的黄土地上,手套和衣襟上也沾染了少许黄土。没有急忙拍打掉,甚至觉得这黄土细腻得可爱。爬到高处,眺望远处,只觉得“重峦叠嶂”,高原表面沟壑纵横,让人忍不住惊叹。站在高处看,不禁开始想象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到底是一幅怎样的景象,张开双臂想要变成鸟儿,飞翔、呐喊,永远守护这片土地。如果来者能看到雪后的高原,那才叫人心满意足。雪的洁白柔美,轻飘飘地洒在坚韧刚硬的黄土上,这雪与土,素与黄,柔与刚撞出了叫人心悸的火花,像一幅古老而又充满韵味的油画。

有诗云:“黄河厚土大河长,沟壑纵横风雨狂。”黄土高原上有什么?黄的土,黄的河,黄牛一样质朴踏实的炎黄子孙,大气敦厚!

## ◇流金岁月

## 过年

□李瑞章

圆鼓鼓的。然后收下期待已久的压岁钱,整齐地放在口袋里,心里美滋滋的盘算着怎么支配这笔颇大的财富……

如今,这般的“过年”,早已远去。对于身在异乡的我,“过年”更多的是对故土的思念和对团聚的渴望。随着“年”的临近,这种感受越发强烈。当我穿过夜色,走在城市的街道,不知觉的走入胡同,看着红彤彤的灯笼高高挂起,闻着空气中飘来油炸果子的香味,恍惚间,就好像回到了小城,回到了童年。

在我心中,过年,是“童年”,是“家”。

## ◇戏曲艺术漫谈8

## 雅俗共赏

□梁镇川

相对于小说、诗歌、散文来说,戏剧似乎属于俗文化范畴,尤其是呈现于舞台的剧目,必须具备大众化、观赏性、雅俗共赏的审美品格。

观众是戏曲的上帝。?观众构成戏院、剧场。就是说戏是给众多观众看的。这众多观众的构成很复杂,有男有女,有大有小,有有文化的,有没文化的,甚至还有文盲不识字的,有懂戏来看门道的,也有不懂戏来看热闹的,而最基本的观众,大多数是一般群众。这就给戏曲带来一个大众化的普及问题。要适合如此参差不齐观众的口味,让不同层次的人都能坐得下来,看得进去,欣赏得了,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明代大戏剧家李渔说过,“传奇(指戏剧)不比文章。文章做与读书人看,故不怪其深。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,又与不读书之妇小孩同看,故贵浅不贵深。”

然而,戏曲的这种“浅”,决不是寡而无味,俗不可耐,而必须既通俗易懂,又有情有趣,做到通俗而不庸俗,高雅而不晦涩。要做到故事情节跌宕起伏,矛盾冲突环环相扣,唱词道白明白如话,场场有看点,处处有趣味,引人入胜,动人心弦,让观众在不经意间,随着剧情的发展,同悲同喜,同爱同恨,同感同怨,以至受到心灵的震撼,情感的激荡,才能达到戏曲雅俗共赏的最高境界。

加之戏曲是一次性、一遍过的瞬间艺术,观众投向舞台的注意力十分短暂,也很容易被分散。想想,观众一边看字幕唱词,一边看舞台表演,一边欣赏欣赏,如果偶见一句晦涩难懂的唱词,或演员咬字不清的道白,观众就会停顿下来思考;殊不知观众停下来思考之时,台上剧情还在像流水一样逝去;等观众回过神来,剧情早已不知进展到哪里!这样就会严重影响欣赏效果;而一旦观众分心戏外,便坐不住,看不下去,结果是离开剧场。李渔说:于浅显处见才,方为文章高手。戏曲的唱词、道白,正是需要“于浅显处见才”,于平淡处见精彩。这句格言,确应成为戏曲编创、导演、演员等主创人员的艺术追求。

晋剧优秀传统戏《打金枝》,正是一出雅俗共赏、久演不衰的好戏。其大众化、观赏性,起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一是将理、国法、人情、与宫廷君臣伦理和民间家长里短,融为一体,用民间解决女儿与女婿矛盾的办法,化解皇家公主与驸马的矛盾,主题具有大众化品格;二是行当齐全,须生、青衣、小生、小旦、黑头、老旦、小丑齐备,特别是开场的满床笏拜寿,红光喜气,热闹有趣,煞是好戏,确是剧团每到一地演出,开台露把式的唱功戏;三是经编剧、导演、演员三度创作,剧情起伏跌宕,唱词精准生动,还没有哪一部戏能像《打金枝》一样,所有唱词一韵到底,真是千锤百炼的经典之作。

## 京都元夕

【金】元好问

袨服华妆处处逢,六街灯火闹儿童。长衫亦何为者,也在游人笑语中。

# 三川河

89期